



抢红包

老王一动不动地低着头坐在位子上，领导的讲话一句也没听进去。“怎么还不发？怎么还不发？”老王盯着手机暗自嘀咕。

散会了，老王的会议记录本比脸都干净。

从会议室到办公室有二十米，这段路是Wi-Fi盲区，因此，老王以百米冲刺的速度飞进办公室，一屁股坐到椅子上，他想：“我是不是要发个提醒呢？怪不好意思的，再等等吧！”又过了一分钟，群里还是没有动静。老王感觉这一分钟仿佛就是一个小时。“总会有人耐不住性子的。”老王换了个坐姿。

“老板，出来发红包了！说好的十点整，都快十二点了，还发不发啊？”群里终于有人说话了。

“就是啊，是不是老板正忙着呢，给忘了？”又有人搭话。

老王一阵激动，终于有人说话了，老板很快就会发红包的。

“老王，你看都几点了，咋还没回来啊？”电话里传出老婆着急的声音。老王瞥一眼手机右上角，快一点了，平时这个点儿已经在家吃午饭了。老王心想：“抢红包手气最佳者可以到店里领精美礼品，今天我一定不能错过。”主意已定，他对老婆说：“今天有事，不回去吃了。”挂了电话，老王赶快点开微信群。还好，红包还没发。

一点半，老王的肚子闹起了意见。“今天还发不发红包了？不是说好十点准时发吗，都几点了！”群里又有人替老王说话了，老王读完这句话心里有说不出的畅快！

两点，眼冒金星的老王实在招架不住肚子的抗议，决定出去吃点东西。哪家有Wi-Fi呢？他仔细回忆着。

离单位最近的饭店也有一百多米，这脱离网络的一百多米怎么抢红

包呢？老王朝窗外看去，门卫姜师傅正在阳光下晒太阳。他想：“我替老婆看门，让他给我买点饭？不行，不行，这传出去可不好听！”这可难坏了老王。

这时候，单位门口一个外卖小哥的身影一闪而过，老王一拍脑门儿，有了！十分钟后，一份可口的饭菜摆在了老王的办公桌上。老王一边吃，一边目不转睛地盯着手机，俨然一位守株待兔的农夫。

两点半，到了上班时间。“王哥，你的手机借我用用给家里打个电话。今天来得匆忙，手机忘带了。”小李一路小跑冲到老王跟前。

“我这儿有点事儿，要不你借别人的？”

“这屋就咱俩，就用一分钟。”老王还是犹豫不决。

“要不这样，一分钟给你一块钱，就算你这是公用电话。”老王听小李这样说，也实在不好意思，就不情愿地把手机递了过去。

“说好了，就一分钟。”老王站在小李身旁，耳朵几乎要贴到手机后壳上，心里默默数着数字。快数到六十了，老王赶紧提醒小李，小李也挺识趣，迅速挂了电话。

老王刚坐下，主任来了，要老王制订一份下季度扶贫计划。

老王心里暗自嘀咕：“早不来晚不来，抢个红包真心塞。”唉，有任务也不能不干呀。老王打开电脑，手机立在电脑旁，眼睛在手机与电脑屏幕间来回扫射。

下午五点，老王感觉头昏脑涨，眼前发黑，刚站起来想倒点儿水，却一头栽在办公桌上。同事见状七手八脚把他送往附近医院。

看来，老王真的要好好休息了。
(孙玉霞 市经济开发区韩营小学)

我的老家

屈指算来，我离开老家已二十余年，随着时间的延长，我对家的眷恋越来越深切。

我的老家在豫东一个偏远的小村庄，全村只有三十多户人家。小村坐落在一条县级公路旁，公路两侧是庄稼地，小村在这一片庄稼中间显得格外宁静而安详。

村子的北面有一条小沟，蜿蜒向东。沟内长年有水，水不深，水面平静。春夏时节，小沟两侧绿草茵茵，与静静的流水相互映衬，充满了生机。我常常和小伙伴坐在河沟边钓鱼，用自制的鱼钩，穿上半段蚯蚓。鱼是很少钓到的，多是空手而归，但那钓鱼的快乐，却是无穷无尽的。小沟静静的水面上常浮动着一种被称为“水车”的昆虫，有着细长腿脚，在水面上来去自如，一受到惊吓，便迅速地游向远处。我们常常蹲坐在河边，对它能立于水面而不往下沉的本领惊羨不已。

在村子的东面，紧邻河沟，有一个圆圆的小池塘，在炎热的夏季，这个小池塘就是我们的游泳池。晚上，大家跳进池塘，尽情地嬉戏玩耍，欢笑声伴随着大家击起的水花，一阵一阵地从池塘里传出来。傍晚时分，倘顺着池塘光滑的沿壁摸去，会收获很多的小河虾，捉进筐里，活蹦乱跳的。有时馋起来，掐掉虾头，剥开虾皮，便是一段透明的虾肉，直接放进嘴里，吃起来别有一番滋味。但更多的时候，是拿回家让母亲在锅内用油一煎，虾

体通红，吃起来就更香了。

小村的南面和西面，是大片的庄稼地，随四季的更替变换着不同的作物，小麦、玉米、大豆、芝麻、红薯等，这些朴实而传统的作物养活了一代又一代同样朴实而传统的乡亲们。待地里庄稼收割完，视野一下变得开阔，可以望见地的那一边远远的村庄。这时，地里的两个大坟茔也出现在视野之内了。南面的坟茔被称为“冢子”，有着很多神奇的传说，据推测，它应该是一座古墓。西面的那座坟茔被称为“墩子”，其实，它不能算是坟茔，就是一个大土堆，至于它的来历，也是很神奇的，据说西汉末年刘秀被王莽追赶，路过此地，累了，便坐下休息，因刘秀是真龙天子，离开时，他坐的地方平地起了一个大土堆。帝王的力量真是不可小觑啊。那时，我们对这两处坟茔都心存敬畏，逢年节，还有村民到坟茔前烧纸许愿呢。

我的童年就是在这样的村子里度过的。和每一个在农村长大的孩子一样，每天和伙伴们结伴上学、放学，一同游戏玩耍、放羊割草，农忙时节下地帮助父母割麦打场，日子过得简单而又快乐。

无忧无虑的日子总是最让人怀念的，转眼二十多年过去了，心中有着太多的俗务、杂念，常回老家看看已成了奢望，但在我心的最深处，永远留着一份思念、一段回忆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愈来愈清，愈来愈重。

(付红旗 川汇区委办公室)

墙外的柿子树

墙外边的柿树叶红了，如金鱼一般的叶片一顺儿朝下，闪耀着阳光晒染过的明丽鲜艳，在秋风中颤动，不时露出叶缝间几个圆圆的大柿子。柿子上面敷了层薄霜，红扑扑的，像婴儿红润的笑脸。

眼前的柿树让我想起了姥爷家的柿园。

小时候我被寄养在姥爷家。每当深秋树叶飘落的时候，我就早早起床，背着竹筐到柿园里扎树叶。

扎树叶的小竹棍儿是从老旧的竹篾子上薅下来的，直的一头削尖，用来扎树叶，弯曲的那一头可以握在手掌里，像细细的■棍儿。那时候的农村没有煤，柴也很少，做饭烧火都用庄稼秆，像芝麻秆、玉米秆都是好柴火，干树叶易燃，常常用来引火。烧火做饭的时候，火柴刺的一声划着后，抓一把干树叶放在火苗上，火呼呼地就引着了。

柿园里落叶厚的地方早被勤快的大人用篾子搂回家了。落叶少的地方，特别是沟沟坎坎以及草地上的落叶，小孩子们就用竹棍儿一片一片地扎起来。嚓嚓

嚓……树叶土豆片儿似的很快穿满了竹棍儿，然后背过手朝后面的竹筐里使劲儿一压，再一拉，筐沿就把一串树叶挡落在了竹筐里。

一清早可以扎大半筐。我们把一筐筐树叶背回家，倒在地锅旁。

做饭时把树叶一把一把续进地锅的炉膛里，轰隆轰隆的火苗旺旺地烧起来，直往外蹿，浓浓的烟顺着烟囱向外飘散。“袅袅炊烟，小小村落，路上一道辙……”是当时真实、亲切的写照。

饭做好了，蒸的是热气腾腾的杂面黑菜角和红薯块儿，熬的是香甜黏稠的玉米面糊糊。一家人热乎乎地围坐在锅台边低矮的木桌旁，呼噜呼噜地大口吃饭，不时响起大人们嗯啊嗯啊的低语声和表弟表妹的吵闹声，还有碗盆的碰撞声。

这场景一直是我心灵深处温暖的回忆。

眼前的柿树和我只有一墙之隔，我还能看到它美丽的风姿，而童年再也回不去了，姥爷也永远留在了记忆里。

(刘崧 周口六一路小学)

